

三彩风·专栏

【文心雕龙】



■ 忻尚龙

80后,靠笔杆子为生。不清高,偶尔文艺。曾被河南省文学院瞄到,纳为签约作家。喜欢历史,有独立观点者,不妨给我留言。邮箱:xinshanglong@vip.163.com。

看战争的眼

中、日两国之间的恩怨,延续百年,从明朝抗倭到钓鱼岛争端,几百年间舞刀弄枪的几乎就没停过。其中,在近代最重要的一场战争,应该算是甲午战争了。

1894年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黄海一战,北洋水师几近覆亡。关于甲午战争中的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等问题,文史界百家早已有过不少论述,此处不再赘言。

历史总在不断地重复。甲午战败,中国人倍感屈辱。在甲午战争发生的40年前,反观日本,也被美国揍得满地找牙。对比这两场战争,你会发现更多耐人寻味的东西。

我们来看看日本是怎么挨揍的。1853年,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美国以坚船利炮,威逼日本打开国门,并逼迫日本在神奈川县签订了《日美亲善条约》,也被称为《日美神奈川条约》。日本在条约中答应割地、赔款、开设通商口岸。美国船舶可在日本港口补充所需物资。美国在开放港口驻派领事,并享有最惠国待遇。不久,英国、俄国、荷兰等国也比葫芦画瓢,跟日本签订了类似条约。因为当时攻打美国的美国战船,多为黑色,所以日本人也称此事为“黑船事件”。

这整个军事侵略、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过程,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眼熟?没错,几乎和中日甲午战争一模一样!只是中国处在了当年日本的位置,而日本扮演了美国曾经的角色。就连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的框架内容,差不多都是日本现学现卖,跟美国人学的。

事情还没完,精彩的在后面。

当年带领美军踢开日本国门的,是美国海军准将——佩里将军。令人意外的是,日本非但没有视佩里为仇敌,反而把他看成促进日本工业化发展的恩人,认为是他让日本摆脱了闭关锁国的现状,尽早地看清世界格局。

如今,在日本神奈川县——当年佩里率军登岸的地方,建有一座公园,叫做“佩里公园”,公园里有一座纪念碑,上有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笔题字“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佩里上陆纪念碑”。

在佩里公园,每年都有民间组织的纪念活动,称为“黑船祭”,在纪念表演活动中,当年的入侵者——佩里,竟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。

这种战后的思维方式,或许比战争本身更值得思考。

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晚上,朋友聚会时,大家相继收到手机短信:台风“天兔”趋向广东中东部沿海,将严重影响深圳,近两天有狂风暴雨,请注意防范;气象部门已发布蓝色预警,清晨可能发布黄色预警,届时学校停课,并建议停工。

沿海地区的人们,关注台风的心情,大约相当于北方人关注强寒流。“天兔”虽然不直接在深圳登陆,“将严重影响深圳”的措辞,仍让我们心生恐惧。听我们议论,朋友家的小孩兴奋地喊:台风来了,明天不用去幼儿园了。这种“少儿不识风滋味”,让我们哭笑不得。

次日出门上班前,我看看窗外,天空已变得阴沉,完全没了假日几日的灿烂晴朗。因离得不远,我便犹豫着拿不拿雨伞,不过想起上次被台风带来的间歇性阵雨淋得措手不及的狼狈,还是决定拿上。

微信群里,“天兔”已成为大家聚焦的话题,在广州、深圳等地工作的朋友都在发表议论。有人称他那里现在一点雨还没下,马上有人称这是“暴雨来之前的宁静”。有人发了个帖子,说“天兔”已被美国气象局评为全球史上最强风暴……

不知这“史上最强风暴”的说

台风之外

法是真是假,网络上关于“天兔”的消息确实很多。还有人提供了体重和抗风力级数的对照表,让每个人依体重换算一下自己可以抵抗的风力。不用换算,“天兔”带来的最大风力据说有16级,铁定没人能抵抗得住。

下午我到一栋高楼的20多层办事,听到外面大风“呜呜”“狂奔”,窗玻璃给冲得不时“呼啦呼啦”作响。然后又收到国家机关发布的短信提示,措辞很严厉:全市进入台风防御状态,立即到安全场所暂避,并相互转告。这股风声和架势,让从未经历过超强台风的我,对即将到来的“天兔”更加惶恐。

原本,晚上我要与一位外地来深圳出差的老朋友聚会,现在只好告诉她说,台风来了,今夜有暴风雨,活动取消。晚饭后暴风雨好像还未来,我就壮起胆子到外面晃了一圈。操场上平时有很多人锻炼,这会儿只有三两人在。街上的行人和车辆,也极其稀少。

风雨夜半来。惺忪之间,听得窗外树木呼呼作声,雨声也在睡梦里响了一夜。天亮后,风雨基本已停。听新闻,说“天兔”22日晚7时许在广东汕尾登陆,已造成不少人员伤亡。根据常识判断,接下来,将会是台风过后的暴雨天气。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本土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“天兔”,还有其他的台风,“尤特”“潭美”……名字都很美,带来的却经常是灾难和悲剧。台风外围的人们,虽然嘴上可能拿“天兔”玩笑几句,内心却同样有深深的畏惧。在台风这种超强的自然力面前,畏惧才是人们最本真的反应。

可恶的“天兔”终究会溜走,不过对大自然的敬畏还需铭记为好。

瀑布人家

们空手走到这儿都累个半死,你背着货物不累吗?女人说,习惯了,有时候是俺家那口子去背,他身体更棒。

我问她一月能挣多少钱。她想了想,四五千吧!我想,这应该是个保守数字。她说,把孩子送到县里读高中了,她和当家的住在这里做生意,冬天快来了收工回家,挣的钱,除了供孩子上学,还能顾住全家一年的开销。

他们喝的泉水,是从涧边引来的。一根细细的管子伸进白瓷盆里,“吧嗒吧嗒”地滴着水,已蓄了多半盆,用水时用瓢舀,舀下去点儿,不久就又满了。她说许多游客来,把瓶里的水倒掉,换成她这儿的,正宗山泉。

我问,灌水要钱吗?她认真看我一眼说,当然不要啦!

现在的大多数人不满足于现状,总想换一种生活方式,比如城里的人想冲进山沟,山沟里的人想杀进城里。女人似乎不这样想,她热爱这样的崖边生活。

也是,择一座山而居,伴一处泉终老,真是很不错。挣的钱,不多不少,够花,清新的空气,洁净的泉水,清风明月,全不用钱买。听瀑,看云,有小营生忙活,这样的人生,是多少人的梦想。挣钱和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到底孰轻孰重?对于大多数人来说,都倾向于挣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钱,于是我们哀叹,我这样辛辛苦苦地挣钱,我一点儿也不幸福。也许,正确的选择应该是,先选择喜欢的方式,然后再努力挣钱,可惜大多数人都搞颠倒了。

这时候,又来了旅游团,女人忙活开了,我们告辞。

回头,看到他们的小屋,很简陋,在崖壁上壁虎似的趴着。